

# 守望本土文化系列(三)

## 鐵絲網困數十載 客家文化漸凋零

# 禁區「開放」？ 古村「新生」



「遠方日頭落山下、燕子歸屋卡……」這首風行華人樂壇的台灣客語歌曲《燕子》，形象抒發了客家人的原鄉情懷。但在香港，邊境禁區內的客家文化受困鐵絲網內數十載，令連排的騎樓、數百年的宗祠、共和革命的史蹟湮沒於市。明年一月，部分禁區將被開放，猶如「露天客家博物館」的古老村落將「重見天日」。與記者交流的村民憂心忡忡地說，儘管他們全力保護客家古蹟，卻難以阻止客語在內的傳統習俗走向消逝；交通設施的欠缺、港府長期對客家文化的忽視，使他們對區內人文傳統的重振不抱奢望。

「A公司台的手機，路邊有信號；B公司台要稍靠後一些；C公司可能就不行。」由於訊號微弱，剛進入連麻坑村，一位老阿伯就用客家話告訴記者應該怎樣撥打電話。從打鼓嶺到沙頭角，重重的圍網和不便的交通，令其中的古蹟、傳承與客家情懷不知不覺地被湮沒了。

### 連排騎樓載歷史 明清古蹟映滄桑

連麻坑村村代表葉華清，為村中擁有多法定古蹟頗感喜悅。他帶記者來到正在翻新的葉氏祠堂前興奮地宣告：「祠堂目前是三級古蹟，我們希望它未來能夠變成二級。」身為清代御前侍衛的葉廷顯與身為明代中樞重臣的葉夢熊，作為葉氏的榮耀圖騰亦奉祠堂之中。有數百年歷史的連麻坑村位於打鼓嶺禁區，常住四十多戶，有百餘人；但算上旅居各地的鄉親則有幾千戶、上萬人。村內眾多過百年的客家民居，磚瓦上的圖案花紋清晰可見；光緒年間的《整修圍場碑序》石板飽經滄桑；紅花嶺山間，反清復明的遺蹟依舊；關帝宮、官氏宗祠等古建築搭配風水池，可以推想傳統客家人的生活場景。有的舊屋依然保有虎眼式的洞口作防範抵禦匪盜之用。葉華清說，包括葉定仕故居，村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修繕舊建築。

「新舊共融必然付出沉重代價，」同處打鼓嶺禁區的鳳凰湖村村代表易渭東如是評論村落風貌的改變。鳳凰湖約有四十餘戶，常住六十餘人，是融合了廣府、客家的多文化村落。村中的宗祠亦被列為法定古蹟。喜歡舊建築的易渭東，曾花費六萬元將舊居前具有過百年歷史的石牌門坊，移至新居安置。

記者看到，鳳凰湖村有一棟民居，其屋簷兩側有清末革命黨人的青天白日圖案和民國元年的五色旗標識。鄉議局議員廖書蘭博士告訴記者，這是1900年惠州起義的革命見證：「這裡的很多人曾是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參與者和支持者。」

但明年禁區開放的「春風」吹不到沙頭角，這讓曾留學英國、身為文史學者的宋煌貴頗為遺憾：「我們一直爭取開放，但不成功。」



■連麻坑村關帝宮

車坪街便地處有火車站的沙頭角。「同一個車坪街，有兩個不同的路牌，」宋煌貴提示記者。沒錯，舊路牌從右向左，英文被翻譯為CAR PARK ST；新路牌則從左向右，英文音譯為Che Ping Street。舊牌如今成為了文物。不僅如此，沙頭角亦有最完整的連排騎樓。「有些騎樓已被列為二級古蹟，歷史超過七十年，」宋煌貴的解說充滿了社區自豪感。

### 留住建築已不易 守住傳統難上難

「以前正月十六於關帝宮前，村中不分姓氏集會紀念紅花會，現在已經沒有了；我們客家人有傳統的春秋二祭，因為這是正統的漢人文化，」葉華清非常明白：保護客家傳統很重要。但他很憂心這樣的傳統能否延續。「下一代人已經不會說客家話了，港府要負最大的責任。」葉華清難掩激動。村中的人數較之從前已越來越少，每年客家民俗的熱鬧程度似乎也降低了很多。



■見證惠州起義的民居



■易渭東



■連麻坑村關帝宮



■葉華清

葉華清認為整個香港的客家文化完全被漠視：「香港沒有客家廣播和電視；對客家文化，政府無推廣、無撥款；客家人三四百年前就來到這裡，今天卻被邊緣化，我們只能靠自己盡力保護先輩留下的文化。」

「我會說客家話，乃是讀報時長輩迫我用客家話發音，」宋煌貴回憶說，其實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電台每天有十五分鐘的客家話新聞，但後來取消了。他亦認同傳統客家文化遭遇了傳承危機：「客家人遇紅白之事，通過通勝擇日以求心安；谷埔村協天宮的動土儀式及開光禮節都按此完成；我們年三十以碌柚葉沖涼以去霉氣；但過多一兩代人，也許這些客家習俗就慢慢改變或消逝了。」

「在粵語氛圍下，守住傳統已是難上加難，」宋煌貴對此毫不迴避。

### 修路十年未破土 民斥官府「假開放」

「這是假開放，」葉華清不認為連麻坑將獲得「自由」。「進村的路仍未解封，」葉華清對此極為憤怒。據了解，由於進入連麻坑的道路是警方巡守邊境的圍網路，故未能解禁。

令葉華清更加無法接受的，是「新修一條進村路」的動議十年來未有下文：「從06年至今，修路之事沒有進展。」

修路亦要代價。易渭東透露，打理事業非常困難且成本巨大：「官方即便列為古蹟，都不會全額撥款幫助你整修。」「維護舊屋的成本高過重建，且原居民丁屋申請的輪候時間也太長，拆掉舊建築有時難以避免，」對此，易渭東非常無奈。

「因為這道鐵絲網，禁區內的客家歷史被遺忘了，」宋煌貴搖頭嘆息。

康文署回覆本報查詢時指，在本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已包括不少本地客家文化項目；同時正籌劃「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料庫」並在日後安排專業團隊研究待跟進項目清單中的客家文化內容；亦在教育推廣和銜銜文物信託中幫助保護包括客家話在內的客家文化。



■禁區內的傳統民俗

## 學者：失去身份認知 情況堪憂

身為客家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系主任陳學然談及本港客家文化時略顯無奈。他認為在強勢粵語環境下，第一、二代客家人會在家中說客家話，但第三代便只會用粵語溝通。他認為有需要保護客家文化：「它是最為本源和正統的漢文化之一。客家話與閩南話、廣府話是古漢語雅音的三大支柱，這三大語系同時匯聚香江，證明香港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也說明香港長期以來與華南地區密不可分的關係。」

然而，當記者問及該如何保護發揚客家文化時，他不諱言這是件難事。「目前最能體現客家風情的莫過於禁區裡未被都市化的客家村落，但也因為它們在禁區深處而一直與城市隔絕，廣為政府和社會遺忘，」他表示，禁區之

下，傳統村落因各種社經條件落後而漸行沒落，客家風俗在面對禁區即將開放的明天，其未來發展是危是機，值得注意。

於陳學然而言，發展客家文化有其需要：「香港是多元和不斷變化的城市，不能夠變成特定文化的單一城市體。」在香港保護客家文化，陳學然認為就是文化上的「再中國化」，同時也是讓香港繼續保持多元；多元多樣和開放是香港的城市特質和成功基石。然而，他話鋒隨之一轉，指出發揚客家文化的空間、條件和土壤遠未成形。



■陳學然教授

在他印象中，香港客籍團體默默無聞；而新界客籍原居民與內地、海外的客籍新移民日常極少交往。他笑稱「不團聚也就不成氣候，自己不彼此珍視和不團結，難道還要讓政府和社會重視你嗎？」陳學然倡議客籍團體挖掘客家人在港發展進程的角色，編撰辛亥革命客籍名人錄、宣揚抗戰期間客籍人士英勇事蹟。他說樂見禁區開放，希望政府可聯絡客家村落，發展生態遊，設立文化考察點，讓中小學生認識客家村落宗族活動、春秋二祭和節慶活動，認為這不但是難得的傳統文化教育，同時也有助於這些村落的文化、經濟建設。

### 香港客家人

開埠前，佔香港人口八成的乃是客家人。其後廣府人大舉遷入，客家人在族群、語言及文化上漸變為少數。根據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及相關資料：

- 目前以客家話為母語或通曉客家話人數：32萬2078人，佔香港總人口比例5.6%；
- 本港客家人分為生活在此數百年、居住於新界的「老客」，和開埠之後遷移來的「新客」，其中「老客」佔總數的七成；
- 新界631個原住民村落，客家村落佔341個，比例過半；
- 綜合2001年以來的資料，香港能說客語的人數呈現下降趨勢。

### 經驗之談：形式多樣的兩岸保育

沙頭角的連排騎樓

本港知名客籍畫家陳方遠曾在內地為國家發改委立項的重點客家文化工程而創作了一壁畫《客家情祖地之光》，以客家人的南遷和扎根新地域為素材，描繪出客家人艱辛的流變史。他認為中國內地非常重視客家文化的傳承，既有民風基礎，又有官方龐大行政資源的扶持，各類有關客家文化研討會的舉辦、論文集的出版、民俗文化活動的開展，都會得到官民及社會各界的鼎力協助。反觀香港，港府對本土文化的設計與規劃沒有擔當，資源投放也少得可憐，使客家文化獲得的關注甚少；港府下轄的藝術館、博物館沒有研究客家文化的專題或專欄，所以客家文化在本港式微在所難免。

### 採訪手記：

## 要拆除的豈止是鐵絲網

從市區進入邊境禁區，目光所及是密佈四方的鐵絲網、警崗和警示牌，正提醒即將前行的人禁區確是一個不尋常的地方。除了因公，若無禁區居民的擔保，外人難以獲得《禁區通行證》進入其中。除了班次稀疏的專線小巴和巴士，禁區內並無完備的公共交通。當記者前往連麻坑村採訪時，狹窄的行車路只能單向行駛；兩個高聳的鐵絲網，更加令人感受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壓抑和窒息感。鐵絲網內，客家村落中那些古色古香的民居顯得孤獨而蒼涼。

在沙頭角，記者不時可見頭戴傳統涼帽而勞作的客家婦女；老輩們口中不時冒出悅耳的客家語音。但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切或許都會消失。廖書蘭博士痛心疾首地表示，不僅是禁區之內，連禁區之外的圍村客家傳統也在城市化的衝擊下漸漸衰落；故而地急切呼籲港府積極保育本港的客家文化。

禁區的鐵絲網，阻隔了香港市民認識客家文化的機會；阻隔了禁區內的村民與外界的人文互動；更讓禁區內客家傳統的保育和傳承面臨挑戰。

這道鐵絲網，令人在香港看不到客家題材的壁畫；聽不見客語流行歌曲。要拆除的，不僅是禁區的鐵絲網，或許還有短視的文化政策之藩籬。



■見證惠州起義的民居